

2019.06.29 《经济学人》中国区域报道之中译

“经译求经”出品 第十八期

本期导言：“经译求经”是吴译凡、不慢和罗轻舟三位小伙伴的翻译三人小组公众号。本期轮值编辑吴译凡。

如您愿意与我们一起交流翻译心得，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奉上每期拙作以供大家批判之用，共同提高翻译水平。

谢谢！



经译求经

目 录

1. “强军”梦想家	1-5
2. 面子上的自信	6-7
3. 茶馆专栏：香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8-11

“强军”梦想家

不慢 译

习近平希望中国军事力量能够在 2050 年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比起他的前任们，他为此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过去十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和武器。2009 年至 2108 年，中国的军事开支按实值计算增长了 83%，其增长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大国。如此大手笔的开销使得中国可以发展出精确制导导弹以及反卫星武器，挑战美国在太平洋的霸权地位。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称，他的在“中国梦”里也包括“强军梦”。他说，这就要在 2035 年实现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在本世纪中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换句话说，就是能打败美国。他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

机构改革可能没有超五倍音速导弹、无人机以及超级电磁炮（所有这些武器都是中国之前年份测试过的）吸引人眼球。但是习近平已经认识到，如果这些昂贵的武器是交给了一只老朽的部队，那将毫无意义。冷战期间，人民解放军演进到了能在中国本土的大型陆地战中击退苏联和美国，大量的步兵能在消耗战中打垮敌人。1990 年代，美国人在 1991 年海湾战争中的英勇善战（威力）给中国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他们决定将聚焦于提升解放军在高技术条件下打局部战争的能力。他们考虑的是在中国边境地区

（如台湾）短期的、剧烈的冲突，这样的情况下，海、空军将和陆军一样重要。习近平认为要赢得这样的战争需要改变军队的结构。比起邓小平之后他的各位前任，他在过去三年对解放军作了更多的改革。

习近平的首要目标是增强“军种联合”。这个从西方借用的军事术语指的是不同的军种——陆军、海军、空军——在战场上进行快速、无缝合作的能力。军种联合对于在国外爆发的战争尤其重要。在本国的指挥部的司令官很难在很远的距离之外，精准地指挥战士、海员和飞行员。不同的军种必须能够在没有高层指挥之下精诚合作。

美国是中国的榜样。根据 1986 年《戈德华特-尼可拉斯法案》，美国对自己的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以实现这一目标。五角大楼将全球划分为“作战司令部”。不同军种之间不会再发生分歧，因为同一区域——如波斯湾，或是太平洋——所有的士兵、海员以及飞行员都将听从同一名司令官的命令。

习近平也照样学样。在其推行改革之前，中国七个军区的陆军和海军的指挥官需要各自向互相之间很少合作的军种总部报告工作。2016 年 2 月，习近平将军区改为五大战区。每一个战区的所有部队听从一名司令指挥。例如，总部位于南京的东部战区战略目标是应对同台湾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总部位于成都的错综复杂的西部战区是为了对付印度。总部位于广州的南部战区是为了应对南中国海的战事。

除了这些按地理区域划分的指挥部，2015 年还成立了两个其他的指挥部，每一个都针对的是美国的一个弱点。美军高度依赖于通过卫星、电脑网络以及其他高科技渠道的通讯。于是习近平创建了一个新的战略支援部队来对付这些体系。该部队从事太空战、网络战、电子战以及心理战。2018 年该部队同五支解放军部队在五角大楼所谓的“复杂电子战环境”下进行了对抗演练。美国在亚洲的军队同样需要依靠建于基地或是由飞机装载的设备形成的通讯网络。习近平针对这些战略目标建立了一个新的军种“火箭军”——就是过去的二炮部队的升级版。

他还对庞大的军队进行了裁军，不过留下的部队仍超过 200 万。自 2015 年以来，解放军裁员超过 30 万，大部分属于陆军。陆军共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军官，其兵力从过去占解放军总兵力的 70%，到现在只占不到一半。（不过幸运的是，军队保留了歌舞团，之前曾传出消息称他们会被裁撤。）与之相对的是，海军规模增长了两倍。海军和空军军官还获得了更有权力的职位，包括两个战区司令部的领导权。这反映出解放军的目光正在转向海洋，以及海洋之上的天空。

很难说这支新的解放军在战场上是否更加善战。中国已经四十年没有打过仗了。最后一批拥有实战经验的中国士兵——1979 年与越南之间发生的战争——很快就要退休了。

但有证据表明，解放军在军种联合方面做得更好了。中国军队越来越频繁地越过本国的边境，特别是轰炸机绕台湾飞行以及

飞跃南海上空，这显示出空军和海军之间的协调在增加。华盛顿特区的国防大学的菲利普·桑德斯（Phillip Saunders）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进行了非常多的联合演练来找出协作上的问题，并让各军种互相合作。”中国的军演曾经是高度按剧本设计推进。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梅亚·努文（Meia Nouwens）说，现在军官们都在对训练的实战性进行评估。在习近平的改革之前，模仿侵略者的“蓝军”几乎总是在内蒙古举行的被命名为“跨越”的大型年度军事演习中失败，现在他们则经常获胜。

但中国军队可能对于复杂战争的准备依然不足。美军的人事晋升依赖于军官同其他军种合作的能力，他们的中国对手常常整个军旅生涯都呆在同一个军种，待在同一个地区，甚至做着同一个工作。政治文化是另一个问题。斯科特·斯威夫特（Scott Swift）现在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MIT），去年他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位置上退下来了，他指出：“中国试图模仿的构架必须以开放、放权和合作为基础。”他说现代战争要求决策权的分散，因为空间和电子展可能阻断指挥官与作战单位之间的通讯。海军上将斯威夫特认为：“建立在民主精神之上的军队可以更熟练地适应环境。”

习近平是一个追求中央集权的独裁主义者。桑德斯先生说，习的前任胡锦涛没有实现对解放军的严密控制，因为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为管理军队的实权机构中央军委任命了两位副主席。他们在胡锦涛整个任期内都在位，阻止了任何改革军队以及抑制腐

败盛行和纪律松弛的努力。

习近平决定不再遭遇同样的命运。他发起的反腐行动逮捕了超过 1.3 万名官员（据香港报纸《南华早报》报道，六月有三名在任将军被降职。）习近平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人数从 11 名降为 7 名，踢走了后勤部的长官，增加了一名反腐官员。该机构同样控制了准军事组织人民武警，也借此掌管了海警部队。

可以预见，这次重构也产生了怨言。高级军官因失去了特权而烦恼。被清除出去的士兵有时会上街表达他们的不满——习近平因此于 2016 年组建了退役军人事务部。但是，努文先生称，年轻军官在以军事能力为基础的晋升改革中受益了，他们为解放军在中国电影电视剧里的形象越来越突出而引以为傲，并钦佩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年 10 月 1 日，北京将举行纪念共产党统治中国 70 周年的大型阅兵式，他们将有机会在阅兵式上表现自己。这将是习近平实施军改后，首都举行的第一个如此规模的阅兵式。期待他们能有世界一流的表现。

面子上的自信

吴译凡译

请别再取奇怪的洋名

坐拥沙滩、山川和雨林，中国最南端的海南省可谓热带旅游圣地，这里的海滩上分布着各种优美的度假胜地。而此地近来也成了一场文化战的前沿。今年6月，海南省政府发布了一则不规范地名的名单，包括53处被认定为“崇洋媚外”的地名、建筑名称，涉及不少酒店。官方称这些地名必须“清理整治”，也就是改名字。

这些犯忌讳的地名是读起来像洋名的汉字，例如：凯撒（酒店名）听起来是Caesar，维多利亚（海南省城的一个社区名）听起来是Victoria。（名单中提到的）一些建筑属于一家名叫维也纳（即Vienna）的酒店，而维也纳酒店所属的锦江集团是一家国企。维也纳酒店公开提出质疑，称该品牌于2012年经过合法注册。

2012年也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的那年。自那时候起，习先生就发动了一场运动来对抗西方的影响力，灌输“文化自信”。海南省发布的这则公示旨在落实去年下半年中央多部委印发的关于整治“怪”、“大”以及洋名的文件。中央部委提到的例子包括使用汉字音译的外国名字，以及直接使用罗马文字的地名。与

海南省一样，其他省份也在开列类似的黑名单。

这番举动在网上引发众人反感，一位网友质疑上海迪士尼乐园附近的一个同名地铁站是否应该改名了。其他人则质疑新政策会不会伤害到一些听起来是洋名的公司，或导致费劲地把西方名字翻译成中文，而不是取相应的谐音。为了平息舆论，民政部提出要“防止改名随意扩大范围”。

习先生的举措可能收效甚微。专栏作家王亚黄在中国商业在线上的一则文章上说得好：文化自信不是源于限制。真正的文化自信是在外来文化面前展现出一种无畏。

茶馆专栏：香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罗轻舟 译

不管他们承认与否，香港的抗议者正在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有些异乎寻常，在香港追求西方式自由的运动领导者们假装他们不是在寻求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更确切地讲，抗议者们称他们的目标与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的目标应该颇为一致：双方阵营都在为香港争取持续的繁荣。在“一国两制”口号下，前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成为中国的自由市场飞地已有 22 年了。相反，运动领导者们听上去最生气的对象是香港政府，因为香港政府未能在大陆与香港之间维持足够严格的隔离体系。

在今年 6 月 9 日起席卷了香港中心的抗议活动期间，运动领导者们大多认为不要去触碰中国当局的立场。两场示威活动的参与人数都超过百万，人们要求政府撤回允许在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实施引渡的法案。不时，矛盾冲突显得有些令人眼花缭乱。抗议者对抗着警察挥舞的警棍之击打和催泪瓦斯，他们谴责香港政府（并且首先是其特首林郑月娥）将他们暴露在其不信任的中国司法制度的管理范围内。游行的人士挥舞着血红的标志，上面印着手铐。他们高声用粤语中的脏话骂林郑月娥、警察，以及（茶馆专栏抱歉地提及）对方的母亲。抗议活动中的一些标语横幅将林郑女士描画为咕噜，一个矮小而恶毒的霍比特人，但是指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标语很罕见。

抗议活动期间，罗冠聪（Nathan Law）抓紧时间喝了杯咖啡，他是香港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承认，当活跃分子们（活动人士）要求香港自由选举产生民主政府时，按逻辑他们是在反抗身在北京的香港的最终统治者。北京的统治者们对香港的法律进行了解释，参与公职竞选的候选人因而需要通过忠诚测试。但是反抗中央领导层不是香港的活跃分子们的主要目标，他说道：“我们所有的要求指向的是香港政府”。

对罗先生这样的运动者而言，现在是令人眩晕的时刻。罗先生在 25 岁时就被选举为香港立法会议员，不料竟因错误朗诵就职誓词而被解职，随后因他在 2014 年的拥护民主的抗议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判决入狱服刑。在林郑女士暂缓引渡条例审议后，一些国外媒体指出她作出的让步是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以来最大的政治挫折之一。当呼喊抗议口号的同伴走过去以后，罗先生说到，抗议者们感受到情况却与前述情况不同。活跃分子们希望林郑女士完全撤回引渡条例，他们也希望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粗暴的警察，以及政府同意不起诉被指控为袭击警察和存在别的违法行为的游行人士。到目前为止，林郑女士并未改变主意。罗先生说道，“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赢得什么”。

罗先生向中央政府传达的信号是：“维持香港作为一个生机勃勃和非常有竞争力的城市，对中央和抗议人士而言都是好事”。但是短期来看，听上去他更关注当地的舆论，这

是受到了 2014 年抗议活动的教训的影响，即“我们必须取得公众的认同”。他强调，在这样一场以信息化方式动员的、无领导的运动中，必须采取克制的小规模行动。他提及了一种在相关时间包围政府机构的新型策略，而不是首先去堵塞道路，于是公务员能够进去工作但是也许会早早地被打发回家（他想这正是令公务员们愉快的事）。

普通的抗议者也集中关注本地政治。当被问到他被习近平注意到的机会时，20 岁的学生韦恩（Wane）耸耸肩。他说，习近平是一个国王。他不满意的是香港官员未能在中国其他地区与香港之间保持一段足够的距离。韦恩抱怨“我们的钱”被用于修建通往大陆的新的铁道和桥梁线路。他说（他的说法并不准确）在一国两制之下，2047 年之，香港“不是中国，至少现在还不是”。

如果大陆严格的言论审查机制竟然让大陆人直接听到了香港抗议者们的声音，这样的说法会激怒大部分内地人。这样的说法当然也会令中央政府的官员感到震惊，而他们在香港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清晰可见。

叶刘淑仪（Regina Ip）是香港著名的亲建制派政治家，她说香港不高兴。她指责经济管理不善，包括住房危机和未能抓住中国崛起所提供的机会。她也指责外国势力的干预。她悲观地提到，“我自己的阴谋理论是有些人试图在制造香港版‘六四危机’”，她提到的是 1989 年天安门抗议活动的

血腥终结日子。叶刘女士认为中央当局是智慧和实用主义的。但是她担心香港的“弱势”政府现在会“认输”，回避具有争议的法案。

自利，是的；启蒙，算了

西方政府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在香港的商业界人士发出了忧虑的抗议声的情况下，他们感到有义务在引渡条例问题上公开发声。但是当民主活动人士向西方国家在香港的领事馆请愿时（今年6月26日数百人确实这样做了），这激起了中央政府的介入，并向中国的宣传机构提供了火爆素材。西方国家最有力的发声只能是唤起中国理性的利己主义。西方领导人劝习近平正视他的共产党的笨拙行动可能对宝贵的香港地区造成的损害。唉，每年出现的更多证据让习近平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习近平忧虑的是像香港这样的是非之地会给共产党制造什么麻烦。

在香港先前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后，中央政府在战术上进行了回撤。中央允许香港放弃审议争议性的法律，然后悄悄地加强中央对香港的控制。共产党增加经费以让其忠诚支持者参与当地的选举活动。中央借助香港商界人士来支持政府的计划。听话的商界大亨大量买进了香港媒体机构。政坛老人期待更多的此类举措。由于泛民主派的谨慎，其成员担心与习近平发生对抗，而习近平却并没有这种担心。